

西方全球化的戰略錯誤

重新整理自：《亞洲的 21 世紀》，馬凱碩(新加坡 Kishore Mahbubani)著，原著 2022 年 1 月出版。

繁體中文版，三聯書店，2024。

在過去幾十年內，全球化極大地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條件，然而近年卻有許多人感嘆「全球化已死」，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的現象？簡要來說，西方，尤其是頭號強國美國，犯了三個戰略錯誤，而歐洲人消極的態度，進一步加深了美國的錯誤。

第一個錯誤：精英階層忽視了底層因全球化帶來的破壞

工人階級之所以遭受苦難，是因為他們遭遇了歷史上「歷史的終結」和「歷史的迴歸」二個重要時刻的交會。歷史的終結是指錯誤的認為蘇聯解體，正意味著西方的文明已經走到了政治和經濟進化之路的盡頭。歷史的迴歸則是指 20 世紀 90 年代初，中印二國開始覺醒。這二個時刻的交會造成的不幸後果是：在東方覺醒時，西方卻選擇了沉睡，因為西方社會認為無需應對，只有非西方社會才需要調整和適應新世界。

這一信念使西方社會不可避免的滋生自大大自滿的情緒，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在西方選擇沉睡的那一刻正是該覺醒的那一刻。西方應該意識到，在沉睡了近 200 年的中國和印度，一旦覺醒，將不可避免的撼動全世界。隨著中國成為超級製造業大國，引發的競爭導致美國及西方大規模的勞工失業，再加上中國加入 WTO 和美國因 911 衝昏了頭，完全沒有任何警覺！

第二個錯誤：削弱了政府機構的權力

西方普遍在削弱政府機構，尤其是美國，他們迷信市場自發的應對方式是最好的，雷根政府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才是問題所在。」因此，政府不應該幫助由於經濟競爭受到傷害的工人，市場會自動創造和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可是，奇怪的是，當自由市場的力量傷害到美國公司時，雷根政府至少進行了二次干預，迫使日本汽車「自願出口限制」和「日元升值」，只是美國的干預是消極的，使用強硬的手段阻止競爭，而從未進行積極的干預，例如再培訓失業的工人。美國人不屑於設立幫助工人的計劃和機構，因為在商言商，企業的首要責任就是為股東創造最大的利潤，如果要解雇工人才能實現，那就解雇好了，這不是市場機制嗎？什麼員工、社區、客戶、供應商……，都沒那麼重要！

第三個錯誤：放任金錢政治的形成

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有影響力的富豪統治階級，破壞了民主政體。它已經從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變成一個由「極少數人擁有、被極少數人統治、為極少數人服務」的政府。問題是，統治階層仍然極力否認，可是大多數人民已不再相信在美國努力工作就能獲得回報。

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對公民聯合會的裁決，推翻了對利用金錢影響政治進程的許多立法限制，使美國逐步邁向了金錢政治。在民主正常運行的偽裝下，儀式性投票的背後，金錢已成為決定重大政治和社會決策的主導因素，權貴階層得以實現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富轉移。

表面上，美國人確實享有民主治理的許多核心特徵，如定期選舉、言論和結社自由，以及廣泛的選舉權。可是，實際上，廣大的中產階級在決定社會的基本發展方向上，失去了話語權。美國國會的決定實際上是以由資助者說了算的方式在運作，大量金錢通過某種機制，而不是個人或企業捐贈滲透進選舉和遊說活動，財團用他們掌握的資源影響政策制定，向立法者施加壓力和動員普通美國人參政等方式，以產生巨大影響。

理論上，如果美國人民被剝奪了投票權，他們就會造反。然而，他們的選票實際上已經被富人劫持了。大家都聽過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美國人以為，生活在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腐敗不可能發生。但是，這句名言的變體：「金錢導致腐敗，絕對的金錢導致絕對的腐敗」同樣有效。在大多數國家，個人或企業利用金錢來影響公共政策被稱作腐敗，即使是腐敗橫行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也知道這是違法的。但是在美國，法律上卻不認為利用金錢影響公共政策是腐敗行為，因為最高法院已將其合法化了。

過去的幾十年間事實證明了美國的富人在「有利於他們的社會環境上獲得了更多的決定權。」財富和政治權力已然從美國人口的大多數人手中轉移到了享有特權的極少數人手中，無疑的，美國已成為一個由富豪統治的國家！

感想：

台灣何嘗不是一個由少數掌權者統治的國家？財團利用他們掌握的資

源通過某種機制影響媒體、智庫、公職人員和民意代表，綁架了公共政策，本質上不就是另一種政商勾結嗎？例如：廢核、綠電、疫苗、缺蛋.....，政府的政策讓人民看不懂，可是不都是合法的嗎？